

QING SUO

十六周年修订典藏版

藤萍^{作品}



少时拔剑心茫然，更斩梅花未入门。
误入红尘多少事，回首停云满故人。

藤萍出道成名作 十六年首度修订

比《九功舞》《吉祥纹莲花楼》更具里程碑意义的初心

大陆新武侠经典代表作再现江湖

知名插画师ENO执笔插画，随书附赠精致长生锁纪念本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QING SUO

● 十六周年修订典藏版

藤萍^{作品}

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情锁 : 十六周年修订典藏版 / 藤萍著. --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
2016.7

ISBN 978-7-5552-4161-4

I. ①情… II. ①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38042号

书 名 情锁 : 十六周年修订典藏版
著 者 藤 萍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 那 耘 李金旺
选题策划 江玥梨
封面设计 苏 涛
版式设计 孙顾芳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16开 (700mm×980mm)
印 张 20
字 数 247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161-4
定 价 35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

情鎖

十六周年修订典藏版

目录

2005年自序

2016年再版的二序

锁琴卷

卷一 倾城之祸

- | | | |
|---|------|----|
| 一 | 千凰楼主 | 9 |
| 二 | 锁心夺命 | 13 |
| 三 | 祸起萧墙 | 20 |
| 四 | 内忧外患 | 24 |
| 五 | 大局为重 | 26 |
| 六 | 舍身挡灾 | 32 |
| 七 | 巧计回天 | 43 |
| 八 | 身世之谜 | 47 |
| 九 | 助兄脱困 | 63 |
| 十 | 诈死成真 | 72 |



情鎖

十六周年修订典藏版

目录

楔子	79
卷一 天妒红颜	
一 再入红尘	81
二 绝地情障	85
三 镜花水月	103
四 莫蹈前辙	114
五 美梦成真	118



情鎖

十六周年修订典藏版

目录

锁檀经

十	九	八	七	六	五	四	三	二	一	引子	
与子偕老	君情我意	心归何处	前世之约	永生不死	病榻之间	生死之际	无心之苦	满路荆棘	意恨幽幽		
207	199	181	173	165	154	146	139	129	125	123	



情鎖

十六周年修订典藏版

目录

锁心玉	
一 愿生	213
二 愿同生	220
三 失魂	231
四 灭教	245
五 芦花	256
六 旧伤	269
七 回家	275
八 充官	282
九 冰释	291
十 服众	296
番外 无诗	303

2005年自序

距离“三锁”的出版，倏忽之间也已经四年。回头看当年的秦倦，不可避免看到“三锁”存在的种种问题，包括文笔的幼稚，以及情节和人物都存在的任性和夸张。

秦倦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角色。即使时间过去了四年，即使他显然存在许多缺点，但毕竟是我年少时令人愉快的幻想。我至今仍然感激这个人物，让我度过了并不寂寞的大学一年级，也感激因为这个人物而认识了许多好朋友。

“三锁”会在台湾再次出版，在我意料之外。虽然是稚嫩之作，但我仍旧希望能给年轻的朋友们带来如我当年那般愉快的幻想。当年十九岁，如今藤萍二十三岁，仍旧在写些自娱自乐的小文字，兴趣广泛，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一些温柔的或者奇怪的朋友，生活过得很愉快。人生幸福，别无所望，只望看书的人，有如我当年那般愉快的幻想，以及，如我般幸福，或者比我更幸福。^_^

藤萍

2005年10月13日夜

2016年再版的二序

距离2005年的再版，也已经过去十一年了。十一年约也是人生的六七分之一，发生过很多意料之外与意料之中的事，悲欢离合，是是非非，难以计数。

回头看自己十九二十岁那些年写的稿子，傻气的激情、稚嫩与过度的文笔、不知所措的情节，实在让人哑然失笑。当时年少，一霎花开；十六年后，不过如此。

再版之前，我对三篇文都做了简单的修订，删去了一些矫情得令人难以忍受的段落，替换了少数词语，但绝大多数仍然保留着当年的傻气。一则，这几篇文是我年少的青春，也是不少人的回忆。它当年是什么面目，现在也应该是什么面目。二则，若要当真修改，这三篇基本上是要全部重写了。我也不想让它面目全非，以更熟练和收敛的文字写出三个相同的故事并没有什么意义，有些东西虽然幼稚，却留着那些年代的印记和情怀，不可重复。

如今年轻的读者可能不能体会到，与我同龄的读者则可能还能分辨出，“三锁”的文风带着当年席绢时期台湾言情和金古温老派武侠的印记，也有琼瑶式咆哮派的影子。这是我年轻时所能接触到的休闲娱乐小说的全部。傻则傻矣，却也是八十年代生人共有的青春。

当年十九岁，今年藤条三十五岁，仍然做着和十二年前一样的工作，仍旧写着一些自娱自乐的小文字，种花种菜，养鱼养崽，平安健康，人生幸福。生活没有什么不好，心态或者也比当年更为安静。三十五岁，我在码字的道路上一直走着。在写“三锁”和《九功舞》的时候，我在用力过猛地刷文笔和诗词；在写《狐魅天下》的时候我在用力过猛地刷所谓的情节；在写“夜行”的时候，我在用力过猛地收敛文笔和长句；在写

“莲花”的时候，我在小心谨慎地搞笑……我并不清楚这些练习是不是总是矫枉过正，但码字写文在我心中从一种生活方式，逐渐成了我的“道”。也许会有很多失败的尝试，但我正在向心中的“道”慢慢地走着。我不属于天赋惊人的幸运儿，所以只能缓慢地练习着，当失败累积得够多，被迫走上的大概就是正确的那条路吧？

塑造过近百个人物之后，要在人物中全然付出百分百的真心并不容易。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自己好不容易积淀下来的一点点领悟，以期望能放在我最喜欢的某个人物身上。有时候保存太过，笔下许多人物都只是一个空壳。这当然不是进步，我仍然在想这个问题，这大概不是靠顿悟能够解决的问题。它应该需要某种平衡，而我还没有找到那个平衡的尺度。

码字是一条热闹又寂寞的道路，十六年后，藤条仍然在努力。我庆幸我生活的态度并没有变，回望十年前或十六年前的自己也从未陌生或后悔。我们总是在岁月中沉淀着、丰富着自己，以期在老时成为最喜欢的那个自己。

少时拔剑心茫然，更斩梅花未入门。

误入红尘多少事，回首停云满故人。

藤萍于2016年3月27日午后^_^



锁琴卷

七公子秦倦犀利多智，以病弱之体统御江湖名门千凰楼而得享盛名。

谁也不知这位病弱的年轻人是受老楼主肖肃掳掠而来，以锁心丸控制其身心，十年身不由己，未尝一梦。肖肃故去，江湖风云又起，千凰楼逢内忧外患。

秦倦运筹帷幄，在风谲云诡之中脱身出局，踏上了一条赎罪之路。

十年死局既定，是否谁身死，谁就能获得救赎……



卷一
倾城之祸

情锁：十六周年修订典藏版

一 千凰楼主

“七公子！七公子饶命，七公子——我梅山为你做牛做马这么多年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七公子……”一串凄厉的长号自远处传来，叫声在整个五凤阁内回响。

“你为我做牛做马这么多年，便私吞了千凰楼的银子这么多年！梅山啊梅山，你还想我怎样对你？”五凤阁数进重门之后，一个柔软而低弱的语音慢慢地说道。接着一阵喘息，那声音才又道：“废了他的武功，让他行乞二十年，否则，”他的声音气虚而无力，像一缕幽魂在夜里滑过，“……死！”

五凤阁的正殿立着几个蓝袍劲装的中年人，闻言之后，左首的一位微微躬身，沉声应道：“尊公子令。”他站直身子之前身体似是晃动了一下，倏忽之间，人已消失。如此身手，竟甘为人奴仆，更让人好奇重门深处那位是什么人物。从蓝衣人的言语神态看来，他们极其尊敬这位“七公子”，尊敬得近乎崇拜。

千凰楼是本本分分做生意的珠宝行，藏品之珍，可谓天下无双，但千凰楼出名的却不是价值连城的珠宝，而是千凰楼的主事：“一尊”肖肃，“二威”单折，“三台”“四殿”“五阁”“六院”“七公子”。

“一尊”和“二威”是十年前江湖闻名的独脚大盗，收山之后创千凰楼，此时早已隐世。他们的奇行怪僻，依旧为江湖中人津津乐道：“一尊”好劫珠宝，经他过手的珍宝不知凡几；而“二威”则无所不劫，兴之所至，随兴而劫。他劫过最有名的一件“物事”，便是“七公子”。“三台”“四殿”“五阁”“六院”是千凰楼各分楼主事，这十八人来历各自不同，皆曾是江湖上显赫一时的人物。不知为何，竟居于这个充满铜臭的商行，并且似乎心甘情愿。

但“千凰楼”最有名的，是目前的主事——七公子秦倦。他是单折自路上劫来的一项“赃物”。那一年，秦倦十一岁，经此一劫，便已名扬天下。原因无他，皆因单折所劫，必是极品，之所以会劫秦倦，便是因为秦倦正是人间极品。此非美名，而是令人讪笑之名。但秦倦却以另一项才能再度名扬天下，令江湖为之敬仰畏惧，那便是他的理事之能。

七年前，江湖有一伙“蓝衫十三杀”，收钱杀人，武功绝伦，且不入黑白两道，但与秦倦一夕长谈之后，竟入了千凰楼，为秦倦所用。那一年，秦倦十四岁。他十五岁掌管千凰楼，十六岁时千凰楼名列天下第一宝斋，为江湖第一富。十年间，千凰楼树大招风，经历大事小事、风波无数，但只要“七公子”几句话，顷刻便能风平浪静。江湖由敬而畏，由畏生尊崇之心，“凡有疑难事，先找七公子”成了惯例。

七公子之能，已被传成了一种神话。

五凤阁数重门户后，是一间静室，软榻一具，矮几一只，此外别无他物。

静室中药香袅然。

雪白的床榻，白纱为幔，白玉为钩，轻软如梦。

榻上半倚半卧着一个白衣人，容颜丰姿如清风白玉，清灵秀雅到了极处，像一不留神便会生生化去的微雪，清湛而苍白。他低垂着眼，唇角似笑非笑，但唇色苍白，令他看起来带足了七分病态，眉间略显了困倦之色。

“公子？”榻边一个青衣小童小心翼翼地唤道。他是秦倦的贴身侍童，已服侍了秦倦五年，叫作书砚。“你累了么？我让三阁主他们明日再来，好么？”书砚自是最清楚不过，自家公子的身子荏弱，真真是风吹得倒，偏生又才智纵横，劳碌不已。

“明天还有明天的事……”秦倦闭上了眼睛，言语之间十分地不经心，“他们……也等了我许久了，叫他们进来……”他的语音低柔，少了一股生气。

书砚不敢拂逆他的意思，轻轻退了出去。

葛金戈已不是第一次见七公子了，但每次踏入五凤阁，依旧敬畏得手脚生寒。那股药香、那个坐在烟气里床幔中的人、那个低柔无力的声音，总有着一种莫名的震慑力。那种洞悉一切的大智慧、精湛的分析指点，实在具有令人信服的魄力，七公子不是任何言语可以形容的。

跨过天凤居，进入凤台，葛金戈有些神思恍惚。忆起第一次入千凰楼，是为了一颗名为“红玉”的珍珠。那时他还不是千凰楼红间阁的阁主，在九龙寨占江为王，吃尽九龙一条江。当时他与人打赌，立誓要得到那颗举世罕有的红珍珠。只因一时兴起，便夜入千凰楼，一入千凰楼，便看到了七公子。